**为了群众同盟而联结运动的政治**

**武藤一羊**

**翻译：黄小媚**

（以下是我的一篇题为《走向全世界人民自决——我们需要新的运动之运动以动员全人类同盟的进程》的最后一部分。文章见于由杰伊·塞恩编写的《运动的运动：第二部分》，“开放世界”丛书，2019）

今日的社会运动，在我看来，面临着这种（如何对抗多层次、强硬的压迫的）历史挑战。社会运动在构建同盟的大业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博阿文图拉·德·索萨·圣多斯在讨论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左翼的时候，提出世界社会论坛的杰出贡献便是“由运动政治过渡到联结运动的政治。”[[1]](#endnote-1) 他所谓的联结运动的政治指的是“认为倘若没有和其他运动结合，任何就社会议题而进行的运动都不能够成功的政治。”我完全同意。但是，联结运动的政治不止于此；而且，也不仅仅适用于就社会议题而进行的运动。在人民同盟的大框架内，还有另外一些更广泛的重要性。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特征如下：

1. 联结群众的政治：联结运动的政治倘若想要发挥作用，就必然要联结群众。有意义的社会运动总是会有机地从属于各自的群众基础。联结运动的政治只有在与联结群众的政治结合、而不是自我封闭时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换句话说，联结运动的政治成功与否，取决于能否带来联结群众的政治，并最终导向群众同盟的建立。
2. 运动与群众基础：我并不是在说，某个特定的运动能“顺理成章地”、垄断式地代表一个或多或少整齐划一的群众集体。人民大众是具有变动性的集体，包括了复杂多样的个体。联结运动的政治要靠能与这个集体产生并不断再创造有机联系，来证明自己的实用性。联结运动的政治也能作用于能产生多种社会运动的同一个群众基础。
3. 互动：在积极环境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无论是作为集体还是作为个体，都是构建同盟的主要措施。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互动，只会激化敌意、不信任、冲突。但我们有足够的经历可以证明，来自不友好甚或敌意背景的人，一旦在友好的环境中相遇，会意识到每个人都不过是普通人和朋友而已。
4. 媒介：且让我把这种互动称为善意的互动。另一种是恶意的互动，只会让冲突恶化。想让善意的互动发生，媒介是必须的。社会运动被认为是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旧有的体系认为，一个人从属的政党代表了他所从属的阶层；当代表一群人的不同政党走到一起签署同盟合约的时候，就意味着阶层联盟成立了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暂且不论政党，运动本身并不能代表群众集体；是群众本身互动，进行结合，形成集体。在这过程中，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运动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媒介作用。
5. 纽带：当不同的社群之间甚至存在着明显的敌意时，如何能让善意的互动发生呢？在这里我无法关于这个重要的话题谈论太多，因为这和哲学相关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某些纽带让人类能够友好共处。尽管有些相反意见和证据总是想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，我们不能全然否认这深藏不露的社会（纽带）的存在。基督徒或许会称之为爱，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“爱”，儒家称之为“仁”（至上的道德，或者善意），佛教徒称之为“慈悲”，其他人以其他的名字称呼。我不敢擅自为其安上一个名号，但在1969年，我们称其为“人性”（peopleness）。更实际一点，理论家、跨社区理论的倡导者约翰·布朗·查尔斯提出的是“普世的道德——尊重”。所有的这些定义都指出一点，那就是人类有能力创造联结，并将之呈现在多面向的实际操作中。
6. 内部影响：善意的互动不仅仅可以在群体之间产生影响，也会对主导团体的内部权力关系和文化产生影响。通过善意的互动，身在其中的社区经常会传达出新的价值观，久而久之便会对原本僵化的、经常压迫某些或全部成员的价值体系产生冲击，启动有教育意义的进程；后者反过来也会促进内部文化和关系的变化。
7. 结构变化：我们说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，不同的集体和群众集合被不由自主地裹挟在充满敌意的关系中，尤其典型的是在等级化的体系中。因此，倘若压迫和被压迫者、剥削和被剥削者、控制和被控制者的关系依旧存在于这些团体之间，那么就算有了善意的互动，同盟关系的构建依旧不可持续。想要让同盟关系的建设能够持续发展，就必须减弱当前结构化了的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，并朝着有朝一日此体系能够终结的方向努力。否则，同盟关系的建设只会是一纸空话，失信于群众。
8. 同盟和经济关系：这一点把我们带到更大范围的讨论中：建设另一个世界，或者另一个全球社区。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认为，工农联盟不仅仅是革命力量的中坚，也是在未来的新社会里工业和农业，或者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结的基础。第一波尝试（大多数是负面的）应该从这个角度重新进行评价，也就是从阶级联盟和对抗的经济关系层面。我们所期待的群众联盟，尽管将比工农联盟会有更复杂的内部结构，并孕育着将来另一个世界的经济关系模式。这意味着，群众联盟不仅仅是政治同盟——而且这个政治同盟极有可能在政治目标达成的时刻就垮掉，更是未来社会的胚胎。通过互动和关系的转变来建立联盟，也牵涉到转变现有的经济社会框架内各种元素和活动之间的关系，使之朝着另一种经济模式转变。
9. 和自然对话：互动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建立同盟的过程中包含了对整个资本主义驱动下的现代文明的反思，尤其要反思其对自然（包括我们的身体）的自大自负。我们将启动与自然的互动——或者说对话，学习尤其是原住民的智慧，找到方法，通过重新定义“发展”和“进步”，来弥补我们自愿加诸于己的破坏。
10. 确立人民宪章：通过积极善意的互动来构建联盟，这一过程是不断变动的，因此也是流动性很强、善变的。在这一个过程的每一个时期，相关团体必须确保能够在特定时间就条款与合约进行协商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持久的进程需要准点有效的进行。这也代表了联盟成立进程的官方面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不同层面提出联结群众的社会合约。其中一些或许是写出来、签了名的；另外一些可能被接受成为新的行为规范。当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时候，这些自发形成的合约或许会被体制化，或者甚至作为国家法律，或者被写进国际法里。允许我强调：这一进程已经在进行中了，但不一定被视为是建立另一个世界的步骤，却只会被当做是基于某些事件的结果而已。因此，事实上，联盟的建立过程，或明或暗，也是社会合约的缔造过程。这些合约、合同是可以被更改的，而且事实上也因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发生着变更。当行动者试图通过联结运动的政治去改变合约的时候，运动就发生了。当这些无数自发的、联结人与人的合同与合约扩散开来，积累得越来越多，联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活动并开始指引着事件的发展时，我们就接近人民自决了。这一自决的基础就是人民宪章，这一宪章包含了数量庞大的合约，并且还在不断更新中。

**运动还是空间？——世界社会论坛作为一种新的运动类型**

现在，我回到当下的运动中来——“运动的运动”及其重要活动场所，即世界社会论坛。我一直以来都听到这样的争论：究竟世界社会论坛是个空间，还是个运动？这个争论关乎世界社会论坛的本质。我从不怀疑世界社会论坛是场运动，但显然是新类型的运动。奇科·惠特科尔或许是坚持“空间论”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，他说：“运动和空间是完全两回事。”我不同意他这个运动和空间二分法的观点。根据奇科：

“一场运动聚集人——运动的活动者，正如政党的活动者一样——他们决定组织起来，一起为某个目标行动。运动的组织和存在包含了：定义策略以完成目标；编写行动纲要；以及在成员中指派任务——包括指派负责领导运动的人。负起责任的人将指导这场运动的种种运作，领导众人——通过或者专制或者民主的方式，这取决于运动的奠基人所做的决定——在集体行动中担负各自的职责。不论内部决策过程、人员任命过程有多么民主，运动的组织结构避不可免地一定是金字塔式的。另一方面，运动的有效与否取决于其具体目标有多清楚、多精确；也因此受限于其本身所处的时间和空间。”[[2]](#endnote-2)

诚然，世界社会论坛不会是、也不可能是惠特科尔所说的那种社会运动。当然，或许有些人想把世界社会论坛按照那种模式进行组织。但拒绝那种运动模式，不代表让世界社会论坛沦为供免费使用的空间。在这两极之间，是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。我相信，世界社会论坛应该将自己发展为这样的运动：致力于促进和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，并自觉主动地促进群众联盟的建立和发展；这些群众联盟建立在多边合约的基础上，并将成为全人类自决的人民宪章的躯干。

这样的努力算不算一场运动？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人们所说的运动之运动。这个新兴说法模糊地指出了不同运动之间的合作，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暂时的、功用主义的合作。我认为这个词可以有更多的含义。

世界社会论坛为一种新类型的社会运动创造了绝佳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在论坛上为数众多的工作坊和各种活动让各个建基于社会议题、派别、阶层、性别的社会运动团体——大多数时候都是独居一隅的——有机会走到了一起，发展出共同的平台，采取共同行动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世界社会论坛在联结运动的政治方面，做得极少或者根本没有。就我所知，过去曾作为自愿项目的社会运动大会并不是用来、也不被允许用来讨论严肃的议题，或者协商成立跨国联盟。确定国际行动的日期、在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，本该是社会运动齐聚一堂时最该进行讨论并确定的事项。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联结运动的政治，以及出于此目的的联结群众的政治；我们应该将之视为社会运动的新维度。

我认为改变的时间到了。很讽刺地，布什政府给了我们关注点——战争；世界贸易组织给了我们另一个—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。世界社会论坛作为有效的场所，大批聚集在此的人们形成巨大冲击力，作为“另一个超级力量”被世界所知。但是，随着布什的下台，刺激点也消失了，徒留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陷入泥潭中；因此，可以动员群众的全球敌人也隐了行踪。我们必须找到方法，通过运动的运动，在我们之中组织自己；而不是只是通过与全球力量对峙。

1. Boaventura de Souza Santos, “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the Global Left,” http://www.forumsocialmundial.org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Chico Whitaker, “The WSF As Open Space,” Jai Sen et al.-ed., World Social Forum: Challenging Empires, Viveka Foundation, 2004, pp.112-3 [↑](#endnote-ref-2)